

藍色地平線

德沃夏克

┌
一九六五，花蓮。

（黑暗中，隆隆引擎聲。畫面漸漸明亮，成為藍色，中間一分為二。原來上端是海，下端是天空。這是一架倒飛的戰機，駕駛艙正前方的景色。）

（字幕：那飛機，沿海岸線，一遍遍倒飛……）

（遠景）

飛機沿著潮汐

飛來操場正上空

保老師

仰頭，雙臂高舉

眼鏡反射日光

少年在旁暗暗揉痛眼眸，止住鹽屑，卻還有藍色，使他以為看見了天空。

┌
一九九〇，聖塔莫妮卡海岸的飛行學校。

（一雙赤腳踏著碎浪，來來，回回。）

記憶張開眼睛，看見

規律或不太規律

浪非常大，是那種因潛在的

危險而令人亢奮的

浪，一種奔騰的動物，牛群

撞向白燈塔

淋淋炸開豔紅暮霞。

聖塔莫妮卡

我蹲在浪碎之處

撫弄無數細小的珠沫
慘白猛然席捲而來，不由得
後退，又撲前。
夾雜的石塊把我的腳割傷了

（小提琴聲響起——德沃夏克的曲子《思故鄉》。）

但我畢竟來了
從一九六〇，花蓮港街
最漂亮的日式官邸
屋瓦如發亮的黑魚鱗

黑皮鞋，黑雨傘
而多桑，是一本黑字帖
我臨摹或跪或站的膝蓋
舉著

史坦威、抹茶
小提琴

一把薄薄的尺揮來：
だめです
不准。

庭院裡的松柏修剪成球狀
瓊崖海棠，崢嶸嶙峋
開滿整條明禮路
煙火般綻放，墜落
香花慘白。

（
浪潮聲，時而低語呢喃，時而如雷震響。
）

莫妮卡，我和我的痛一起長大。

親愛的新娘，聖塔莫妮卡
穿著曳地灰絲裙
滑動如潮。
以妳的溫慰迎向我
我來，從一九六五
一九六六

甚至一九六七幾乎要結束的

紅土飛揚的操場。

我記得，剪影鑲上金邊，一下子

光芒又從它翻轉的縫隙中四射

像燈塔在黑夜的海上

一閃一滅

（雲層中突然迸出日光，烈烈的，恍如盛夏。）

每年同一時刻的轟然巨響

我記得。銀藍色 F86 閃動海的波光

在足球隊、校長

教室蜂擁而出的學生

正上空飛駐

龐大得就要撞到底而翼上那

青眼白瞳幻變流轉它

連續翻滾，倒飛，俯衝，側移，疾旋……

歷史課保老師說：

同學們，請自習一段時間。

他耐著步子

緩緩走向操場中央

張開一個父親的雙臂

鼻梁上厚厚的鏡片反射星芒

迎風仰望……

太不真實了。當飛機來了又去

一年年

卡其色的少年們莫名落幾滴淚

像是心裡

有一個洞被填滿

然後又等待一天天更深

聽我說，莫妮卡

從未離開小鎮的年紀

都願望飛行

妳看，那黑色的海燕

若隱，若顯
游於妳的皮膚
游於起伏的沙壑中
看，水光推移……

（潮水打亮向晚的沙灘，又溫柔隱褪。）

だめです

我記得天山戲院每一期的電影畫板
だめです

明禮路上來回地走著
描畫機翼，描畫雷虎隊

我記得，塌塌米，黃色的微光中
忽然注視到自己腳側一條條起伏的肌肉
如海上的浪
從飛機上看見的海一定就是這個樣子的
凝固的波紋
永恆的慢板
只要飛得夠高只要

我可以隨時召喚那十字架般的雙翼
它是，開罐器。
速度沿著邊緣，切開禁閉的天空
我是罐頭裡醃漬的人。莫妮卡

我說過嗎？
愛著妳，我來自
曾有過的滿溢與自由

空氣灌進來，藍色流進毛孔
世界會寧靜安好
有一種置身海底的錯覺。

到底不曾墜落。

（大浪衝撞一座白色的燈塔，水花慢動作炸開，彷彿要把整片天空吞噬。浪潮聲

卻以高速播放，聽起來像一枚枚的地雷連續爆裂。

聖塔莫妮卡，他們說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凌晨

大雪山的超低空飛行

勾住漆黑的電線

暗夜炸開紅豔豔的火團

歷史課時，保老師說

——，——，——。他

拿起粉筆，寫，寫

筆劃，放下，舉起，寫

字放下，舉起，舉筆，掉落

地板分爲兩半。

同學們，請自習一段，時間。

耐著步子

緩緩走向操場中央他

張開父親的雙臂

任風穿行指間

鏡片掩著

亮的光

人越來越多

滿滿站著跑道

捲起紅沙隆隆

在煙幕中一切都不說話，不說

天空的顏色暗了下來

暗了下來。

（大提琴以沉鬱的音色，演奏慢板的《思故鄉》。）

我來。

莫妮卡，親愛的

現在我只能遠遠的，貼近的，遠離妳，接近妳

顛倒整個世界

： BEACH CLOSED IN WINTER

頭頂的海岸已經結冰，然後霜紫的

海，天空，無色的
天空。

沒有一架飛機掠過。他們卻說那飛機
沿海岸線
一遍遍倒飛。

花蓮港街，莫妮卡，我提過
最漂亮的日式官邸嗎？

屋瓦是發亮的黑魚鱗
多桑背對我：

だめです。薄薄的尺
是我和妳之間，穿不透的距離

是的，曾經
剪影輪廓鑲上金邊，一下子
光芒又從它翻轉的縫隙中四射
像燈塔在黑夜的海上一閃一滅。

（
浪潮聲，時而如雷震響，時而低語呢喃。
）

終於我來，從一九八〇年
白燈塔炸燬的海堤
爲了拓建，碎成億萬片
墜入深藍裡
歷史的改變不留憑弔的機會
風，仍在耳邊吹
我要去到能呼喊妳的地方

：
BEACH CLOSED IN WINTER

沒有一架飛機掠過。

他們說
那飛機沿海岸線一遍遍，飛來操場正上空
保老師仰頭看
他的兒子
張開無限的擁抱
風穿過指間
厚重的鏡片反射亮光。

少年的我在旁暗暗揉痛眼眸，止住鹽屑，卻還有藍色，以爲看見了
天空。

（隆隆引擎聲。畫面漸暗。）

我在等，莫妮卡。

他們卻說海灘封閉

漫長的冬季無人舉行婚禮、交換戒指。

風擁抱冰塊，刮出細細的傷

勝過不擁抱的。

但，難以察覺

我是罐頭裡醃漬的人，

爸。

劉導演

「二〇〇五年，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即使與海隔著新建的公路，砂石車呼嘯，籃球場仍隨下課鈴聲，彷彿從水中浮起。）

（海豚少年們游向一粒太陽，霎時波光湧動，粼粼如鏡……）

大樓都是新的

對於一個離開太久的人來說

青春卻如舊

劉導演看見某張瘦削的臉

陌生而熟悉

以爲自己將踏進

木造的教室，凹陷的地板

遠遠把眼睛望成藍色。

二
一九六〇，明義國小。

我首先認識德沃夏克
不沾泥的黑皮鞋。
抬頭往上
整齊乾淨的制服，瘦弱白皙的頸脖

我們在教室外面並肩伸出手
「太笨、太蠢！」
「你，太丟父親的臉……」
他不發一語
像接住雨滴
那樣接老師的板尺。大雨落下

有一首歌叫思故鄉。
折好數學考卷
用瘀青發抖的手指
歌唱，德沃夏克
紅提琴悠長的顫音，有時候
海水從他的眼睛裡流出來

到了冬天
我以為溝仔尾只剩下德沃夏克
和我，兩個小孩
我們合抱空心
收成後被丟棄的香蕉樹
去到中山橋下，出海口
把手和腳，一遍一遍
擲向最大的浪頭

死無數的死
又被命運推回岸上。
海燕薄薄的叫聲越過汪洋
幻想，幻想海將帶我們去
最遙遠的地方。
但沒說

沒說什麼，各自緩步回家
白燈塔的巨浪在頭頂上炸開。

（瓊崖海棠伸出老舊的手，要接住大雨那樣攤開皺折，掌心卻綻開白色的煙火，香氣爆裂，整條明禮路都是此起彼落的聲響。）

III 一九六三，花蓮中學。

突然被稱爲少年了
眼睛被窗外的海染藍
課本上的字搖盪著
也是海的
舊書包的鬚邊
翻柔軟的浪

退卻，又挨近
十三歲的教室，大概是一座孤島的頂峰
漂浮的
站在桌子上
就站在最高的風口
：「我看見海燕黑色的翅膀。」

操場外圍是草坡，適合騎臥
學習動詞變化
雲的，青春的
校工們戴著斗笠一鎌一鎌
斬來：「不能讓他們太自由
太亂而
太茂盛。」

但那是瓊瑤幸運草的春天，一九六四
不幸的酢漿草早被摘光
紫色憂鬱小花
葉子是綠色的心
海一般的少年國文課本裡都夾著她
「美得奇異，美得清新
像首詩……」

一九六五我和德沃夏克
看見飛機

我們躺在修剪後

微疼而芬芳的季節裡

嚼一段草莖

看蔚藍海上慢速播放的白沫

和噴射機划過留下的

一排浪頭

（
每排教室前都有花園，花園之間是鐵樹。空氣中，充滿植物的馨香。這一年鐵樹竟紛紛開花，雄株是一座座通往天空的純金樓梯，而雌株，天鵝的巢窩，細密呵護粉紅色的儲卵，那希望的膠囊。

F86

升空

迅疾翻身閃入中央山脈陰影下

橫越頂峰反身迴旋緊貼海面超低空朝北飛行

讓浪濤蓋過它的行蹤浪濤是它的行蹤

突地拔高直起陡降急停

停在花蓮中學操場正上空

像一巨型銀製弓箭蓄勢待發

踢足球的學生後來才聽見距頭頂不到兩公尺引擎的轟然聾響。

已射中記憶的靶心。

保老師把眼鏡摘下，擦一擦

又戴上。同學們，請自習一段時間……

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甚至幾乎

一九六七

故事延展成新鮮堅韌的語言

像一條風箏線把孤島

繫在沉靜的深藍裡。

下午四點，從七星潭回來

我們找不著矮牆外藏起的課桌椅

紮好卡其制服，整整帽沿

偷了隔壁班的桌椅進教室

「各位同學，《我的志願》不准再寫

飛行員了。更何況
這不是作文題目。」

IV

一九八〇，永安。

時間停滯。

說不清是什麼顏色：深的，灰，褐，淺的
轉過身，是紫的，那些沙的陰影。

夾雜垃圾碎片，塑，保麗，木，說不清是什麼。

紅漆：熱狗／盥洗室／出租／戲水安全。剝落／陰暗的
遊客中心。

而夏天，還沒有過去。
甚至還沒有過去。

「我要結婚了——」

德沃夏克說

電話中我們同時大笑。

西邊和東邊，海完全不同

一向光，一背過身去，光芒永遠正沉落。

日出之地呀

曾帶著厚厚的故事，我出發，往城市

高樓，這麼多的飛機，滿載希望的面孔

我在其中迷航，高低起落

飛得顛簸。

他卻孤身離開小鎮

去學飛。「據說莫妮卡的陽光燦爛，溫暖。」

德沃夏克說，真正的飛行。

越過望了一萬遍的海洋

更遠的東方，是西方。

他卻孤身離開小鎮

「だめです，婚約取消了……我無力違抗。」

西部的海總是這樣子的

風吹碎屑
在沙上留下變動的陰影
我安慰自己，至少夏天還沒有過去

夏天，遙遠的那一端說不清存在著什麼，天空
暗了下來，暗了，下來。
淺的／藍的／紫的／深的／灰的／褐的／
過去的／現在的／自由的
自由的……

◀
一九九〇年，聖塔莫妮卡，飛行學校。

停滯，時間。

霜有些化了。光的粒子穿透玻璃，聚在一架唱機上
金色，反射星芒。

黑色的歌轉完固定的圓圈數，以小滑步謝幕，噠噠
來回踏著。德，沃夏，克
思故，鄉，德沃，夏，克思，故，故鄉。

櫃子另一端：海邊，孩子抱著大狗傻笑。
泛黃地，相框中附贈的圖卡。

最後一格，抽屜有乾淨的煙灰缸
飛行教練執照

不，其實沒有紙張，任何
書桌上，未署名的信

一朵枯萎的白玫瑰掉落的
焦黃花瓣，落地，變成紅色。

不，其實沒有信，任何，玫瑰，也是假的。

連紅色也不那麼明確。

赤髮如焰，披覆一層黑絲，如帷幔垂散
就要燎燒起來

豔霞下，千萬瓣黑玫瑰船漂流，哀哀愁愁。
火的冰瀑，從岩石上方傾洩
凍結。

火山口是一片野莓園，那個累了的人也不管衣服染得紫紅
仰臥其上想天空或許有飛機經過

看著看著便睡去。

一把尺從夢裡鑽出

在他眉側迸裂

空氣中於是充滿海風的味道
鐵的味道。

不，其實不是鐵，是一把槍。

說不定槍也是假的，不爲了，爲了愛的緣故。

那是海燕黑色的翅膀，斷落的

其中一邊

誰知道，誰都不知道。

VI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圍著跑道的草坡已剷平

曾經躺臥其上，假想休眠的火山口

感受泥土深蘊的熱度。

現在只能爬到高得奇怪的司令台最高的位置

猶如經歷了一場地殼變動後

探勘地形的走勢。

引擎聲。此刻，與過去的震動。劉導演追尋天際

一架紅白相間的

MD-82

客機，越來越巨大醒目，呈

30
度角

悠然滑向視線

以外的機場。優美如昔。

就在這裡，曾經，一架飛機離青春多近，

一下子遮蝕所有的陽光，只有剪影輪廓鑲上金邊

光芒又從它翻轉的縫隙中四射，

像燈塔在黑夜的海上，一閃一滅。

而那也是一九九〇年了

最後遇見操場中央停駐的輪椅和

保老師，顫顫舉起父親的雙臂，迎風

仰臉微笑

鏡片反射亮光

不，不是等待，看見
保老師的眼底，看見
一架飛機正連續翻滾，倒飛，俯衝，側移，疾旋……
到底不會墜落。德沃夏克

（畫面漸漸模糊，¹⁸⁹成為藍色，中間一分為二。原來上端是海，下端是天空。這
是一架倒飛的戰機，駕駛艙正前方的景色。

十二月二十三

所有長大後的少年們
都張開海一般的眼睛
浪非常大，是那種因潛在的危險而令人亢奮的浪

——代劉正謙導演獻給保慎修老師、保允安、張勝興，以及一代人的青春